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四上

後漢

杜根 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勲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勲 臧洪 陳容 張衡 馬融 蔡

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黄瓊 孫琬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鍾

皓　陳寔子紀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

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

絶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隂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隂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隂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

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黄人也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黄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嫻典訓為吏民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

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禄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毁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毁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虚

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

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

家一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

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

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

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竒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為人居閭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茍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

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鴝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

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

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

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墻之内也葢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葢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矅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可見無有遺惑者矣臣甞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然長懐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

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猒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扵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纎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

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
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
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
位不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
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敢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
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
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

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為齊列乞從冗散
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
修宫錢直千萬陶既清平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
賊方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
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
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悚今西羌
逆類多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

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
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
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揺威
之不來呌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
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
至今莫肯求問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
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
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

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史之間深垂省納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由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

門北寺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又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疑辯凡百餘篇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繫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採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

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兾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兾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

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心不能忍
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揺宫比年災異可
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
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
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戸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民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歴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允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謡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

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變動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允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隂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録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

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實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巳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悸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甞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名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

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
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災異生乎
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
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
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孝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

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冦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

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
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
遂以他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
隸校尉趙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
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常稱曰東
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
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曰

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識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

棄之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患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鋭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及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

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凉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南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刼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

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輙禽

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冦武都鄧太后

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

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

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

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且二百餘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

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振貧民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

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戸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至增四萬餘戸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
魚死即以屍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
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
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
樊豐遂交構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
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
襲楊震之迹書奏防涕泣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
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

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隷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

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徙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

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

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

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歳不省主簿乃

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

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

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

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

巳詡因謂諸尚書曰小民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
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
怨民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
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
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
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
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巳無愧所悔者為朝歌

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之三復
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寛再
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
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甚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岸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

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
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
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
身備鈇鉞之誅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
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
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
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
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

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
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
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矣夫凉州天下要衝
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
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
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

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討論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耿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

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寛挻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鄜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鄜賊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懐燮恩

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禄又

避其難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
楊會吾之程嬰也斡咽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
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説斡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
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豈
有意為吾屬師乎斡按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
説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殁謚曰壯節侯斡知名位
至扶風太守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

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求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邉章等寇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勲

固諫昌怒乃使勲别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兾昌懼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度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

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勲曰凉州寡於學術故屢
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民知義勲
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此二
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静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
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
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
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勲收
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

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屍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名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

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隷校尉張温

舉勲為京兆以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温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謂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

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

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欲不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勳雖彊直不屈而内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寛容表賜東園秘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破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連戰三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董卓

弑帝圖危社稷洪説超曰明府歴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甚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

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

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

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超被種族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歴年不下令洪邑人陳琳以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之閒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

膽猶身疏有罪言皆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

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悦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

離友信刑罰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

當刑中哉實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厭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

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傲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

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
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
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
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黒山以為救獨不念
黄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
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緑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
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

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儌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身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將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

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薄啓内
厨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
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
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
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
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

亦宜為弟同共勠力為國除害何為排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意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吕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也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

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大將軍鄧隲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耽好元經謂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年元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

罔論言甚明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有間余者曰葢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

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甞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蓺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羡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

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士或解袒裼而襲黼黻或委鋤耨而據文軒者度德拜
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執未
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黄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
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重黎
之爲也人各有能因埶受任鳥師别名四叔三正官無

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元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爛武縣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

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鼉
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隠奄受區夏遂定
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
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
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鼋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
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㚁奚冀其二哉于
兹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頋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惽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

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規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蠹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以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比數子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

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已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回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甞一龍

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驗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兹福仁

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祚祉奢淫謟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

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

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力兵戰功成

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年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

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載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

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

義迹其馮追濳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鐫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喜傳説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

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且獲讟于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懐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

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常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子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

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
云路之不平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
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
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宜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
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
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
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

魚躍兮将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擯處彼湘瀕流目覜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

之無懐兮託山陂以孤䰟愁蔚蔚以慕遠兮越邛州而
愉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
兮水泫沄而涌濤温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顓
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兹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
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
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
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娱余思九土之殊風兮
從蓐收而遂徂歘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白

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哂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黄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御恤而絶緒尉

麗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三
隧而弗取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貞天以
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illegible]
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
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竈
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誶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
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無綿攣以滓
已兮思百憂以自疚彼天鑒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麗𧦾以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
惑次於他辰䰥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泰咎陶遘
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已毓有無言而不讐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
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遥望兮䰟惝惘而無儔偪
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
沍而不流寒風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元武縮於
殻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

倏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之宅幽庸織絡於四商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絶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飈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趍谽嘲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憖其既歡兮又誚余之

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顔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縞兮申厥好以元黄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

風之曾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屑瑤蘂以為糇兮𣂏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䨏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劒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
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爍其如湯羡上都之
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
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元冥屬箕伯以函風兮
澂淟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青
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
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
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

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
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
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
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
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
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揺攝提以低回剹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婉以連卷兮
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

藐以迭逷淩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㞒澒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髙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眄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俳佪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

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隂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歴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茍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為以疑志兮與仁義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歴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嵗不留俟河之清秖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絶世俗飄

飆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元諆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

廵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
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
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
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
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十上竟不聽及後之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隲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

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
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
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
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
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
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虞親九族篤睦之德陛
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
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或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

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方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漏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炎黃之

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畧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兹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敻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轡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貫以熒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嶊嶊隆穹槃回嵎峗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

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蒩昌本深蒲芝菵菫荁蘘荷芋渠桂荏䒨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元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豐肜對蔚崟領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雖扈蘸熒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揫斂九藪之動物緷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騃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

昏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䍣彌綸阬澤臯牢
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乘輿乃
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騻之元龍建雄
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
常棲招搖與元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影鼬揚金
𤼵而扡玉瓌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
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儁良司
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

獵徒縱赴榛叢檄𧄼霍奕別鶩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

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黄塵勃滃

闇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課才勁

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

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猑䖘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

族梏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

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殺及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狳

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蟆蟆蟫蟫充衢塞隧

葩華荓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緼巡毆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㯿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𪊨熊抾封狶或輕訬趫悍廋疏寠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脩樠踔攳枝杪摽端尾蒼蜼掎元猨木産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罾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霅爾雹落爾乃蘋觀髙蹈改乘回

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横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虆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盬音翟治涔薄汾橈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戸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薦鼇鼉於是流覧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

幹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瑶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緑莎濵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滅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薙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鷿鷈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鱣鯿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

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凑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蓄駭洞底伏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

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葢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方將刋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

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鳥俎耳聽康衢營傅
説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牛
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括羣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
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内與二儀乎無疆貳造
化於厚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焕巍巍而無
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𣗥反斾
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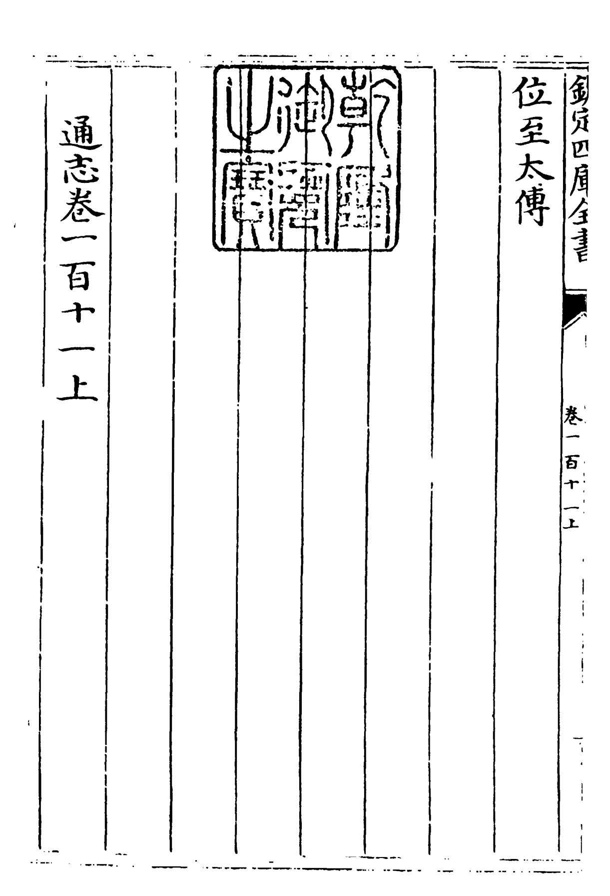
不得調因凡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
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
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廄長史延光三年車駕東巡岱宗
融上東巡頌帝竒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
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
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
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

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埶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嗤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佚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
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
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
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
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
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
草奏李固又作大将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
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

位至太傅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